



愤怒的渔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毛主席语录

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
社会生活经验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
加以比较，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
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
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，而建立
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
长时间的艰苦劳动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
育。

目 录

渔行风波·····	1
网·····	17
渔妇恨·····	29
“娘娘庙”·····	39
难忘的枪伤·····	47
“西天山”·····	62
愤怒的海湾·····	72
渔岛火光·····	84
编 后	

渔行风波

晴空万里，波浪连天，杭州湾口的东海面上，起伏不息的海水被初升的太阳照耀着，闪射出万道金光；银白色的海鸥成群地掠过海面，向着屹立在大海中的大、小金山飞去。海堤下边的金山湾渔村，绿荫笼罩，二、三百户人家都是一色新盖的瓦房。座落在镇中心的水产公司里，人们正忙碌着，准备迎接一次渔汛的大丰收。

“机帆船队回来啦！”海堤上忽然传来一阵惊喜的喊叫声。水产公司新任的会计小王，三脚两步跑到海堤上。只见海堤上早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，歌声，笑声，嘻闹声响成一片。小王也冲到堤边一看，见海面上的船队披着朝霞，劈浪而来。小王按不住内心的激动，问站在身边的老大爷：“老大爷，你看每对船能有多少产量？”老大爷看看机帆船沉甸甸的水脚，摸摸胡子，乐呼呼地说：“少说也有一千多担吧！”忽然又打趣地说：“哎，你是水产公司新来的会计，为啥不去做收鱼的准备工作，也在这里看热闹？”小王摸了摸后脑勺，调皮地眨了眨眼睛，一溜烟地向水产公司收购站跑去。跑到门口一看，只见自己擦得油光光的新磅秤已经推到了门口，连帐台、算盘、椅子也都放好在固定的位置上了。

“是谁帮助做的呢？”小王奇怪起来了，他转身一看，见一位老大爷拿着磅砣走过来了。这位老大爷六十多岁，饱经风

霜的脸上满是又粗又长的皱纹，从他身上穿的那条大龙裤来看，必定是个老渔民了。小王暗自思忖，我刚分配到这里来，站长向我介绍本站职工的时候，怎么没有讲到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渔民呢？小王正想问个明白，老大爷却向小王作了自我介绍。原来，那位老大爷叫刘阿刚，是金山湾渔业队有名的船老大，由于旧社会给他留下的严重腰伤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经常发作，领导上为了照顾他的健康，不让他再出海了。可是，他留在岸上以后，总是闲不住，哪里工作最忙，他就出现在那里。最近由于渔汛连连丰收，他就经常到水产公司来帮助收鱼，是水产公司里不挂名的老职工。他还一遇机会，就主动给青年们作忆苦思甜报告，教育青年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，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。

刘大爷看见小王那股快活劲儿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他拍拍小王的肩膀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小王，我问你，党把你分派到水产公司当会计，搞些磅磅写写，拨拨算盘的工作，你有啥想法？”“那还用说？”小王不加思索地说，“这磅磅写写是革命的工作，也要有人去做好。我坚决听党的话，全心全意为渔民服务……”“好！有志气。”刘大爷又问，“还有呢？”小王抓了抓头皮，答不上来。刘大爷拉着小王，走到磅秤边，他一手摸磅秤，一手抚摸着小王的头，郑重地说：“小王，不吃鱼那晓得鱼滋味，没尝过黄连那晓得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有多少苦。在解放前，磅磅称称的都掌握在渔霸手里，渔霸用各种手段剥削渔民，也用磅磅称称榨取了我侬渔民大量的血汗。在他那秤杆上，刻满了我侬渔民的血海深仇呀！”

小王猛地抬起头，用惊疑的眼光望着刘大爷，然后恳切地说：“刘大爷，我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对旧社会的阶级压

迫知道得不多，特别是对渔民过去的苦难生活，了解得更少，你快给我讲讲吧！”

“是呀！是得讲点给你们听听！”刘大爷拉过来一条长凳，叫小王一起坐下，开始叙述起来。

“我家祖辈原是洞庭山人，我爷爷时候迁来这个海边渔村的。大约在解放前一百年时候，这金山湾渔村，只有几十间破草棚。后来从温州和洞庭山陆续迁来一些贫苦渔民，草棚也就逐渐增多了。到我懂事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是一个小镇。镇上有三家渔霸开设了几月渔行、米行、当铺、茶馆，附近住着几家船板主，贫苦渔民则散居在镇子周围。东海里有捉不完的鱼虾，穷苦渔民该会有好日子过的了；可是我爷爷和我爹都捉了一辈子鱼，还是住的破草屋，吃的糠拌菜，身披麻袋片，腰束稻草绳，过着悲惨的生活。他们哪里想到洞庭山的‘老虎’吃人，东海里的‘鲨鱼’吃人更凶。我家三代人的血汗养肥了渔霸，渔行越开越大了。”

“渔行，那不就是收购鱼的地方吗？”小王插嘴问道。

“是收购鱼的，但与我们今天的水产公司完全两样。那时，这金山湾有十几条木帆船，一百多个渔民出海捕鱼，捕来的鱼都卖给镇上的三月渔行，其中大渔霸姜利辉所开设的‘公平行’就是现在这水产公司的地址。号称‘公平行’，其实是道道地地的吃人行。就因为他以大秤剥削渔民发家，他的黑心里也象长了一只秤钩一样，渔民都叫他‘秤钩心’。就拿秤来讲，一般应该是十六两一斤；而‘秤钩心’称鱼的秤却是二十两一斤。而且那杆秤很怪，进货时，他把秤往下一压，秤纽绳往里一拨，明明有一百斤，变成了九十斤了；出货时，他把秤往上一抬，秤纽绳往外一移，就变成一百一十斤了。就这样，渔民们辛

辛辛苦苦地捉到一百斤鱼，一到他的鱼行里，就只剩下六、七十斤了。就凭这杆敲骨吸髓的大秤，‘秤钩心’盖起了楼房，买了一百多亩土地，在镇上和县城里都开了店铺。他的两个儿子花钱当上了伪保长和县参议员。‘秤钩心’势力越来越大，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压、剥削渔民。”

小王抚摸着面前的磅秤，心潮起伏，忿忿不平地说：“刘大爷，这么凶恶的‘秤钩心’，你们为什么不同他斗争呢？”

刘大爷接着说：“渔民们每次挑鱼进行，都怀着满腔怒火，为了那杆黑心秤，渔民当面痛骂渔霸、摔算盘、砸秤，什么都发生过，可是‘秤钩心’有钱有势，单靠渔民自发斗争还不成。有一次，我们从海上捕了一趟旺汛鱼回来，我儿子大龙不知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一杆秤，先把鱼称一下，总共六百多斤，我们再把鱼挑到渔行里去，‘秤钩心’拿起‘黑心秤’一称，说四百斤还不到。大龙是个急性子，拿了借来的秤冲到‘秤钩心’面前要重新过秤。‘秤钩心’怕露出马脚，那肯重称？大龙说：‘你不肯重称，肯定你的秤有鬼。’说完，一抬手从‘秤钩心’手里夺过秤来，‘秤钩心’急忙伸手来抢秤，大龙干脆双手一用劲，把那杆秤‘啪’地一声折了……”

“‘秤钩心’见折了秤，气得暴跳如雷，惊动了正在里屋打牌九的大儿子‘海狗’。满脸横肉的‘海狗’是伪保长，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土匪，他出来见大龙带头折秤，从腰里拔出匕首，朝大龙身上就刺。大龙不是软骨头，拾起断秤杆挡开了‘海狗’的匕首，准备搏斗。穷弟兄们见‘海狗’身上有手枪，怕大龙出事，大家都一窝蜂似的把大龙和我拉走了……”

小王开心地说：“这次‘折秤’斗争长了渔民们的志气，灭了‘秤钩心’的威风……”



“可是，他贼心不死，”刘大爷打断小王的话说，“‘秤钩心’不但把我们那六百多斤鱼收去，不给钱，说当作赔秤的。过不了几天，他又添了一杆二十二两一斤的秤，比原来的还大二两哩！”

小王气得直顿脚，又问：“刘大爷，‘秤钩心’那么狠毒，你们捉的鱼，为啥一定要卖给他呢？不能挑到别的地方去卖吗？”

“不能呀！”刘大爷说，“在旧社会的穷渔民都是找一天的米，下一天的锅，哪有钱去造船制网呀！那时，村里十多条船都是属于渔霸和船板主合股的，要出海打鱼，只得向渔霸租借，但是渔霸除了收去百分之二十‘大佣’（船租费），百分之二十网租费，百分之十的‘小佣’外，还有一条规定，凡是租他的船、网所捉的鱼，全部要卖给他，如果不卖给他，他就不租船和网给你，你看，渔霸就是靠这些来压我们，剥削我们的。”

“要是自己有船有网就好了。”小王天真地感叹着说。

“我家几代人都这样想过，可是在那黑暗的世道，吃人不吐骨头的渔霸怎么能容许穷苦渔民有网有船！”刘大爷越讲越气愤，他诉说自己的亲身遭遇：“那还是我爹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年，渔场上鱼群特别旺发，渔民们都日夜出海，顶风冒雨抢渔汛，半年干下来，每户渔民都捕了万斤以上的鱼，多的达二、三万斤。渔霸绞尽脑汁盘剥渔民，大发横财。我们有几户渔民到结帐时总算还余下三、四石米钱。

“我把钱拿回家，我爹同全家商量，他说：‘我捕鱼几十年，捕得头发胡须都白了，可从来没积过这么些钱；我看哪，渔行是我们渔民的鬼门关、阎王殿，要使子孙不受穷苦，就趁现在打主意，以后再不踏进渔行的门槛。’我怀疑地说：‘那能办到吗？’‘我看能办到！’于是，我爹说出了多邀几户渔民凑钱造一

条木帆船的想法。我和大龙都觉得要是真能造出一条船来，那就不再受渔霸的欺压了。我爹还说：‘你们有了船，我死也瞑目了！’

“第二天，我爹就出面串联了徐阿海、周长兴等五户老渔民聚钱造船，大家都说，这个路子闯得对，就是应该长长穷苦渔民的志气。于是几户人家千方百计凑集钱和米，除了鱼款外，有的把家中值钱的一点东西都卖了，有的还向亲友们挪借一些，总算凑足了材料费，至于人工，我们准备靠自己动手干。其他不少渔民也自愿来相帮。

“可是，我们要造船的事不几天就被渔霸‘秤钩心’知道了，他想这批穷光蛋要是造成了船，还能把鱼挑到我的渔行里来吗？他们能造成第一条船，就可能造成第二条、第三条，我的渔行就只好关门大吉了。想到这里，‘秤钩心’咬牙切齿地说：‘哼！穷鬼们想要造反了，这还了得，我要叫他们看看我的手段。’

“一天，阿海、长兴等几个渔民正在我家商议造船的事，突然‘秤钩心’带着管帐的姜二大摇大摆地闯进门来，劈头就说：‘听说你们要造舢板啦？我恭贺！恭贺！’大家都猜不透‘秤钩心’跑来要干什么，但都肯定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怀好心。‘秤钩心’见大家不理睬他，便狡猾地说：‘哎呀，造一条船可不简单啦，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呀，阿刚、阿海，你们都筹集好了吗？’我爹只顾抽旱烟，其他人也都不吭一声。‘秤钩心’想不吭声肯定是造船有困难，不好开口，于是走近几步对着我爹说：‘刘老大，你们造船是好事，有困难我不是不知道。这样吧，为了成全你们，要钱、要材料，我都给，你们借用也可以，作为我姜某的入股也可以……’大伙终于明白了‘秤钩心’的鬼胎，

原来他想用‘阎王债’或‘入股’的阴险手段，插手我们的造船计划，以便使我们的船将来为他的渔行所控制，最后变成他‘秤钩心’的财产。所以，大伙一听，不由胸中升起怒火，都纷纷冲着‘秤钩心’说：‘我们造船，有没有困难，用不着你操心，你回去吧！’‘秤钩心’尴尬地说：‘我是好意呀。’这时，大龙正从外面回来，听了这一番话，两步抢到‘秤钩心’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‘你要对渔民有好意，为什么不把你那杆二十二两的大秤改为十六两？’‘秤钩心’被刺着痛处，顿时一脸横肉变成了猪肝色，瞪着一双死鱼眼睛，从鼻孔里‘哼’了两声，转身灰溜溜地逃走了，一边走一边回过头从牙缝里挤出半句话：‘走着瞧吧！’

“‘秤钩心’确实没有就此罢休，他回去把渔民造船拒绝他入股的事告诉两个儿子，那吃过洋面包、当县参议员、外号‘笑面虎’的二儿子笑嘻嘻地说：‘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，叫大哥办一办就是了。’‘海狗’随口答道：‘嗯，好办，等船造好了，抢过来就是了。’‘笑面虎’摇摇头说：‘那不行，那么多渔民集体造的船，不好对付。我昨天从县里回来，上面已下令要抽壮丁了，你看这不是现成的办法吗？’‘海狗’一听又要抽壮丁，哈哈大笑，把桌子一拍说：‘又该我走运了。造船的事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’‘秤钩心’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，自然一听话音就都明白了，不觉也跟着发出一阵奸笑。”

“抽壮丁跟造船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小王听到这里，不觉脱口问道。

刘大爷没直接回答，继续说下去：“过了几天，一个深夜里，突然有人‘砰砰’地打门，越打越猛，我们全家惊醒，我爹悄声说：‘恐怕是土匪来了，赶快收拾东西。’于是把该藏的东

西藏好，我又叫大龙把草屋顶掀开一洞，爬上去看看外面动静。我和我爹都手持扁担、斧头立在门后面。门终于被打破了，立刻冲进一伙人来，为首的正是‘海狗’，后面跟着七、八个伪保丁，还有两个全副武装的伪县警备队的兵痞。只见‘海狗’挥舞着手枪说声：‘给我搜！’一伙人就前屋窜后屋，翻箱倒柜地闹开了。我爹赶忙拖住‘海狗’的手责问说：‘你们这是干什么？！’‘海狗’顺手推了我爹一掌，神气活现地说：‘抽壮丁，你家大龙中签了。’我爹顶上一句说：‘十八岁抽丁，大龙才十七岁……’‘海狗’把头一歪说：‘今年是提前抽明年的，今年十七岁的到明年正合格。’我也抢上前去拦住‘海狗’怒斥道：‘你们这简直是横行霸道，不是规定单丁独子不抽吗？我大龙只有一个三岁的妹妹，怎么会轮上他呀？’‘海狗’把两只袖管往上一擦，气势汹汹对我吼道：‘这是前方需要，独子也得抽，你少说废话，把大龙交出来！’这时，保丁们里里外外都搜了几遍，找不着大龙，‘海狗’便把我先带走，要我爹叫大龙来换我。保丁们就一拥而上，把我捆了个五花大绑。可是，这一切都被房顶上的大龙听见了，他想，把我抓去，肯定要逼钱，要受刑；不如他去，只要一解押出境，他就可趁机逃跑回来。于是，大龙突然从房顶上跳下来，大吼一声：‘住手！你们这群畜牲。要人么，我陪你们去！’‘海狗’见房上跳下个人来，先是大吃一惊，可定神一看，大龙手里没拿什么武器，这才大着胆子站出来说：‘大龙，你抽中了，识相的走吧！’一群保丁和伪警兵才把我放开，却把大龙大绑加小绑，拖出门去了。

“原来，这天夜里，全村抓了十多个青年，徐阿海的独子徐小毛，周长兴的大儿子周滔也在内，全都关押在渔霸‘秤钩心’家后院里，由伪保丁和伪县警备队士兵看守。过了三天，‘海

狗’忽然传出话来说：‘凡是独子的，允许交出五石米钱赎回，由上面另外买人顶替。’渔民们都说‘明摆着这是敲诈勒索’。大龙也一再叫家中千万不要花钱去赎。后来他们被解押到县里，关了一个月，大龙等人由于没出钱赎取，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子，我爹苦恼地说：‘大龙一去，不是当炮灰，就是被折磨死。人没了，造了船也没啥盼头，算了吧，还是救出人来要紧。’就这样，我们几户准备造船的渔民都花了五石米钱才把自己的孩子赎回来，一场造船的美梦成了泡影。大龙回到村里，一看见‘秤钩心’的渔行，就怒不可遏，他发誓说：‘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你这月吃人行砸个稀巴烂，报这个仇！’霎时，外面传来了一阵“嗨唷，嗨唷！”的号子声，打断了刘大爷的话。

小王跑到门口一看，只见渔民们挑着马鲛、乌伦、鲳鱼等各种鲜鱼，迈着矫健的步伐，哼着整齐的号子进收购站来了，打头的竟是刘站长。原来，刘站长趁收鱼之前，帮助渔民挑鱼去了。刘站长看见小王，就大声问：“小王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小王高声答道：“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你们的鱼了。”

渔民们把鱼挑进来了，宽敞的水产公司里鲜鱼堆得象银山。渔民们也围在周围，等候小王报每船的产量。小王在刘大爷和刘站长的帮助下，一面不停地拨弄着磅秤，一面把每对船的产量分别记录下来，忙得满头大汗。等磅完最后一担鱼，小王清了清嗓子，大声地说：“七〇四号产一千七百二十担，七〇六号产一千七百三十二担，七〇八号……”渔民们听到这些数字，个个高兴得眉开眼笑，谈笑着走了。原来，金山湾渔业队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捉鱼，根据地点、气象、季节、水流等条件，千方百计掌握捕鱼规律，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，日夜捕捉，今年第一汛鱼就创造了本队有史以来捉鱼的新记录。

刘大爷看到渔业生产又有了新的跃进，心情无比激动，又深有感触地对小王说：“小王，你看，解放后，我们渔民当了新社会的主人，党领导我们打倒了渔霸，逐步成立了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。现在，不但有了十多条木帆船，而且新造了二十二条机帆船，进行远洋捕捞，开始实现机械化，采用了先进技术，还附设了尼龙织网厂、船舶机修厂等。现在捕鱼产量每对船一年可达三、四十万斤，渔民收入也跟着大幅度增长。还由国家建立水产公司，渔民也参加公司管理工作。这一切是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呵！真是秤秤骨碌碌，磅不尽渔民的欢喜和幸福呀！”

小王会心地微笑着说：“你讲的这些，充分说明了旧社会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地狱，新社会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天堂。”

刘大爷点点头，又对小王说：“现在你的算盘的答响，渔民一个个眉开眼笑；但你可知道，从前渔霸的算盘的答响，渔民心头是啥滋味吗？”

小王摇摇头，重新拉刘大爷坐下好奇地问道：“刘大爷，解放前渔霸在结帐时是怎样剥削渔民的呢？”

刘大爷坐定后，点燃了一支烟，叭达叭达地吸了几口，说：“现在我侬每户渔民除了年底千元进出的分红外，每月可向大队预支数十元，年年有存款，月月有余钱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可在解放前呢，仅仅渔霸的克扣鱼款，就可以害得渔民不能聊生。那时，只见‘秤钩心’收鱼，不见‘秤钩心’付钱，当天卖鱼，不能在当天提款。‘秤钩心’规定一年算三次帐，第一次农历六月二十日；第二次是九月重阳；第三次是冬至。平时不管你挑去多少鱼，都只记一笔帐，暂付给你的钱还不够买当天吃的米。‘秤钩心’表面上说要等鱼贩子挑去卖了才有钱，他没

有钱垫，实际上是他把鱼卖给鱼贩子，秤砣落地就要算钱，少一个铜板也不行。他把这些钱都拿到上海去买回大米、布匹、火油和各种货物，开店赚钱。而渔民一家老少的的生活却是朝不保夕，海上劳动的渔民更是饥寒交迫，穿的是烂衣破裤，吃的是山芋、蚕豆、坏鱼烂虾。好不容易熬到结帐的日子，拿了几张烂钞票，已经买不到多少东西了。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滥发纸币，物价一日几涨。‘秤钩心’又是金山湾第一家大老板，一贯囤积居奇，牟取暴利，常常利用结帐机会，把物价翻几翻，进一步榨取渔民血汗。

“我记得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，那时正遇大旱，粮价一天跳几跳。我家里已经半个月不见一粒米，大龙的妹妹饿得肚皮贴着背脊骨。大龙的娘也病倒在床上，都望我结好帐买米买药回来。我和大龙两人辛辛苦苦地捉了几个月的鱼，照理说，把钱算出来后，也能买到几石米。谁知到了结帐那天，渔霸早上发钱却不开米行，下午把米行打开，米价却猛涨十倍，本来可买到三石米的钱，只好买三斗米了。米还没拿回家，大龙的娘由于连病带饿，已死在床上了。

“大龙回来见到这个情景，气愤地说不出话，眼睛里冒着金星，他‘呼’地拾起一把斧头，朝外就冲。我问他去做啥？他说，穷人要活命，只有同‘秤钩心’拚！我想：对，现在是有天无日头，生活无过头，除了杀头无大难。所以也随手抄起一根扁担，同大龙一起去了。还没跑到‘秤钩心’家，只见许多穷兄弟早已围在‘秤钩心’家大门口。大龙一个箭步窜到大门前，抡起斧头就把‘秤钩心’的大门砸开了，朝堂屋里一看，屋里灯火辉煌，酒气扑鼻。‘秤钩心’的小老婆一扭三摆，妖声怪气正在给‘秤钩心’斟酒。‘海狗’和一些狗腿子也在卷袖举杯，吆五

喝六。大龙看到这些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头发也竖了起来。他又一个箭步，跨进门去，举起斧头大吼一声：‘秤钩心’快把鱼钱给我们，帐要重新算过！’‘秤钩心’一看我们来了很多渔民，吓得目瞪口呆，随即又凶相毕露，象狼嚎一样大叫：‘大龙，你们聚众持凶，夜闯我宅，是想抢还是想偷？’大龙一听，二话没说，冲上几步，两手一掀，抬脚一踢，霹啪啦，桌子上的碗筷、碟子、酒杯全部扫落在地，跌得粉碎。酒肉溅得‘秤钩心’等人满身。穷兄弟们也七手八脚，折了二十二两一斤的秤，砸了帐台，摔了算盘，顿时屋里乱作一团。‘海狗’和狗腿子们吓得屁滚尿流，‘秤钩心’更是魂飞魄散。正在这时，见里屋又走出一个人来，脸色苍白，文质彬彬，嘴里喊着：‘不是近亲，就是近邻，一日三见面，有话好说，明天来算帐也不迟嘛。’大家一看，是‘秤钩心’的二小子‘笑面虎’。穷兄弟们知道‘笑面虎’又在耍阴谋诡计了，所以就趁势说：‘明天？到明天还不是一句空话？今天不重新算帐别想过关！’‘笑面虎’见人多势众，只得叫管帐的姜二打开后仓，照数给渔民补足了大米。渔民们临走时，把这三个家伙又痛斥了一顿。

“渔民们在回来的路上，大家转怒为喜。但是大龙说：‘我看，‘笑面虎’眼睛滑溜溜，不转好念头，要防他报复。’穷兄弟们都讲得有理，准备第二天出海后，在船上进一步商量对付的办法。

“谁知第二天天还没有亮，渔村里忽然枪声大作，伪县警备队接到‘笑面虎’的电话，开进村来了。他们一面把昨天发给渔民的东西都抢去，一面四处寻找大龙。大龙在穷苦渔民的掩护下，总算逃出了虎口。”

小王听到这里，激愤地说：“‘笑面虎’真是个头上生疮脚